

## 麓台秋月

◎高文

麓台村外，公孙弘墓早已成空  
只有一轮明月，抱紧大青石  
照着风上仅剩的草木和诗歌  
珠宝搬得动，月光盗不走  
就像这块诗碑，可以屈身砌桥  
却踏不断一身硬骨  
在山左，清光依旧向人求  
铮铮铮，修补青石的裂痕

一位八旬老人走出麓台小村  
手执诗卷，击石而歌  
他的眼眸没有年轻人的光泽  
却跟被月光洗过般清澈  
他说，在麓台——  
公孙弘，慕容超，张起岩  
他说，在书院——  
刘应节，阎循观，韩梦周

燕太子的读书声，就从枯草间  
破石而出。一千六百年了  
还是那么抑扬顿挫，琅琅悦耳



《中秋月明》

拍摄地点：胜利街白浪河彩虹桥  
摄影：张地

在惜别的  
时光里

◎李良荣



一晃两个月过去，又到了与白发  
亲娘道别的难舍时刻。

这些天来，妹妹、姐夫时常从自家  
菜园里，摘下一掐一包的时令菜，请  
老人尝尝鲜。妹妹和嫂子送来“十夹  
红”海蟹、水饺、粽子和糕饼，让老人  
吃得开心。我骑着自行车，赶集进店，  
买来老妈喜欢的鱼肉和水果，做些老  
人顺口的家常便饭。

越是到了将要离开老家的时候，  
越是珍惜陪伴95岁老妈的时光，越不  
想过早流露我和妹妹、弟弟轮换照  
顾老妈的具体安排。我同各位亲人一  
样，几乎天天端来热腾腾的水，请老妈  
烫脚。老人坐在椅子上，双脚泡在水  
盆里，脸上红扑扑的，挂着微笑，心  
上舒坦，写满发自内心的幸福。

那一天，母亲擦干脚后，我戴上老  
花镜，手按指甲刀，弯下腰给母亲剪手  
指甲，蹲下身来为老人剪脚趾甲，挫磨  
光滑。捏着走过九十个春秋，历经  
磨难的那双脚，看着没有增生变形的  
脚趾，依旧那般红润的脚板，我心知肚  
明，如今老妈腿脚已大不如前。

老人穿上鞋袜，费力起身，手扶桌  
椅和墙边，拖着蹒跚的脚步，一脚一  
脚小心地走着，走两步站一会儿，歇  
一歇。

前段时间，弟弟担心母亲腿脚不  
稳，行走不便，为老人买来“四爪”拐  
杖。老妈笑着说：“不服老不行啊，拄  
上拐了，敢走啦。”

每每看见“足不出户”的老妈，躬  
着身，挪着步，费劲儿靠近阳台和厨房  
北窗，颤巍巍的“走相”，我的心总是  
往下沉。

陪伴老妈身边，恍若回到难忘的  
童年。小的时候，父母整天参加生产  
队劳动，没白没黑忙家务。晚上抽  
空找来剪刀，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  
为我哥和弟弟剪指甲，剪完了再用磨石  
磨一下。偶尔忙中出错，一不小心碰  
着了肉，疼得呲牙咧嘴。那个年代，生  
活清苦，父母艰辛，仁慈宽厚，与人为  
善，苦中作乐，家人可亲，有着别样的  
乐趣，全家人脸上都带着笑容。转眼  
间，父亲过世13年，母亲一天天变老  
了，儿女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眼下，  
全家三代晚辈人，记挂老人，孝敬老  
人，尽好辈辈相传的天职。

天刚蒙蒙亮，我早起做饭。告诉  
老妈今天返回，老人笑着说：“早该回  
去了，这些日子了，天天陪着我，顾  
不上自己的家。”我懂母亲的心。

妹妹早早过来陪伴老妈。临走  
前，老人笑着说：“一路平安，到家了，  
早来个电话。”我点头答应，走出楼  
道。到了北楼拐弯处，回头一看，厨房窗  
前，飘着老妈的满头白发。我停下脚  
步，向老人和妹妹挥挥手。转过身来，  
年届七十之人，禁不住心头一热，我的  
双眼模糊起来。

【双调·碧玉箫】  
新秋  
◎李宝翠

雨过风凉，风送稻花香；鹭点山光，  
蝶逐菊蕊黄。天高清气爽，烟生绿水茫。  
迎暮归，楼上闲眺望，妆，已有秋模样。

【双调·碧玉箫】  
秋色  
◎马洪奎

云雾飘飘，风雨正潇潇；绿浪涛涛，  
枝叶劲摇摇。丰年秋色早，田畴长势好。  
投入少，省力多收钞票，瞧，农夫开心笑。

【水调歌头】  
中秋寄怀  
◎郭代平

丹桂弄银魄，玉兔上藤萝。彩云慵整  
衣袂，映晚舞婆娑。默爱菊蕊光灵，皓齿  
轻歌隽永，词赋步东坡。醉眼渺星汉，知  
己对斟酌。

望鸿度，岁暮暮，梦如梭。情怀正好，  
恰岸莲子深窗波。双袖飞临沧海，妙笔  
添秋色，素手玉弦拨。再奏婵娟调，千古  
共风说。

## 名家新作

## 我的丑，纯天然

◎李万瑞

## 作者简介

李万瑞，潍坊市奎文区  
作家协会主席。毕业于武汉  
海军工程大学，多次参加战  
备值勤，后供职于大连舰艇  
学院教务部，少校军衔，  
1998年退出现役。著有日记  
三部曲《中学日记》《向西  
流》《第二故乡》、流年三部  
曲《老槐树》《赶牛路》《两条  
河》，远方三部曲《半消磨》  
《三生石》《岁月如歌》等多  
部书籍。

第一次觉得自己比较丑，应该  
是中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偏  
偏班主任把一个帅哥都光远安  
排做了我的同桌，是一个插班生，  
一米八五，俊朗修伟，无端让我想  
起“其醉也，愧俄若玉山之将崩”的  
嵇康来。

用玉山修饰一个男人，至今我  
未知其详。也一直弄不明白，班主  
任把最丑的一个同学和最帅的一个  
同学安排为同桌，是出于什么考量，  
却是让我更加发奋，在都光远为频  
频接到情书发愁的日子里，我每天  
在古诗词中风花雪月，倒是文学常  
识之类从此倒背如流。

对照都光远，自己最引人侧目

的是一头白发，从初中开始蚕食，到  
高中几乎白了一半。那时的染发膏  
五毛一盒，但仍然很少用。我村一个  
会掐算的老人就说，这孩子头发都  
变成墨水了。

中学毕业前夕参加招飞，我是  
潍坊招飞班的班长，带领大家强化  
学习了两个月，文化成绩自然一点  
问题没有，但最终还是被淘汰了。理  
由没有明说，我想少白头应是主要  
原因。我遂决定报考军校，就选择了  
地方和部队双重点的海军工程大  
学。

第二个特点是眼睛小，不是一  
般的小，母亲说是用麦秸犁开了一  
条缝。女儿独独遗传了这个特点，属  
于遗传基因比较强的，每当别人说  
女儿像我，女儿就一脸不高兴，说：  
“一点也不像，妈妈，是不是一点也  
不像？”

这个问题，同学程培温的媳妇  
解读最到位，女儿出生那天，我从医  
院回来，正好碰到。程培温媳妇就问  
我生了吗，我说生了。她问随谁，我  
说随我。她就由衷地说：“没事，长  
就好了！”

后来酒桌上碰到程培温，程培  
温就赶紧打圆场，说俺那个媳妇，  
一点也不拐弯。

小眼睛总让我想到鼠目寸光，  
印象中也有一个光辉形象叫做姜阿  
鼠，是昆剧《十五贯》的人物，当时就

想，这个剧作者应该是小眼睛，否则  
不会想出这么高级的名字来。自己  
在部队履职时，曾写过一首《卜算  
子》，曰：

微醒起潮红，浅笑迷花径。贴耳  
清吟听未真，寂寞知分定。

空牵紫竹风，且向红珊行。欲叩  
当年藏经处，路细僧来迎。

那句“浅笑迷花径”，写的就是  
眼睛，一笑就看不见了。其实有美化  
的成分，实际情形是，即使不笑的时  
候，眼睛也看不见，高一时常被班  
主任王敬宝先生叫起来回答问题，  
他说我上课总是打瞌睡。后来得过  
几次全级第一名，他才真的相信我  
不是打瞌睡，是爹娘生我的时候不  
小心把眼睛生小了。第三句写的是  
耳朵，这个俺媳妇最有发言权，不会  
软语温存倒在其次，关键是三声之  
内绝对听不见，尤其在吩咐做家务  
的时候。我脸上从不生痘，却长癣，  
一块块的，太阳一晒会发红，感到脸  
皮特别薄，沾上汗水就火辣辣地痛。  
那个“微醒起潮红”即指此。

除了少白头、小眼睛，最让我难  
为情的是牙齿。我小时候确实养过  
狗，但与犬牙参差应该沾不上边。但  
参差这个词当时就记住了，对着镜  
子，真是越看越像，大小不一，长短  
不一，内外不一，很像降落的天使，  
嘴先着了地。

战友刘敬田虽然齿长，但吃西

瓜痛快。我吃西瓜像犁地，直接可以  
种上地瓜，不用单独培垄的那种。因  
为牙齿的原因，我几乎很少主动跟  
别人说话，确实需要说的时候，也会  
下意识地捂一下嘴，开怀大笑的时  
候就少，当时留下的相片没有一张  
是露齿的，倒是非常符合古人训  
“笑不露齿，行不摆裙”。于是就有人  
说，这孩子深沉，将来怕是会有点  
道义。

这也罢了，到军校报到的第二  
天，才知脸不对称，而且胳膊与身  
体的比例也不对。军校第一节是军  
姿训练，是按个排队形的，但我的手  
明显长出一截，都戴着白手套，非常  
明显。这让负责训练我们的史克毅  
区队长很为难，并且他马上发现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无论站得多直，  
脸总是歪的。他细细端详了半天，  
说你的脸两边不一样大。他十分同  
情地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  
下课后我第一个冲到洗手间，对着镜  
子看了半天，才知道父母当初对我  
太放任了。我吃饭总是用一边嚼。但  
现在改正，已经为时过晚，而且感觉  
非常别扭。不过，若许年之后，终于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就是我想躲酒  
的时候，就说自己牙疼，腮都肿了。  
朋友就会仔细端详半天，然后说真  
的肿了，那你少喝点吧。

中学时代，同学们说我经常坐  
在教室里听课，想来不完全是勤

奋，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感觉  
自己其貌不扬，没有出头露面的资  
本。所以我对任何体育项目都不感  
兴趣。

男人对自己的容貌也会在乎，  
只是不说而已。街坊邻居见了儿时  
的孙贵颂，现在当然是知名杂文大  
家，都说邻居家那个“小俊孩儿”。而  
我儿时最盼望的是别人称呼我熊孩  
子，而不是老李家那个丑儿子。因为  
这个原因，心里对帅哥特别敌视，看  
电影只看丑星，比如《寅次郎的故  
事》，感到特别过瘾。偶尔翻当年的  
剪报，还发现了一篇《丑人儿何处  
世》的文章，可见当时自己的心思之  
重，估计暗地里多次垂泪未可知。

内外兼修的人当然有，除了前  
面提到的都光远，史克毅，后来在业  
务中，又碰到李荣和，黄官祝这样的  
帅哥校长，心里除了敬佩，还是有一  
丝丝复杂的情绪流出来。学妹马晓  
洁幽默地说，男人的颜值从来不是  
第一位的，但至少不能歪瓜裂枣不  
是？

因为丑，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别  
人都会快速略过我的外表，直指内  
心，应该说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这  
应该是丑字带给我的唯一的好处吧。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丑纯天然，  
绝不是东施效出来的。天然就是本  
真，与我对文字的要求完全吻合。文  
如其人，信然。

## 满架秋风扁豆花

◎孙爱勤

门前篱笆墙上，爬满了青翠欲滴  
的扁豆蔓，开着白色或淡紫色的小花，  
一穗穗，昂然挺立，花儿不大，但挺漂  
亮，像一对对蝶翼，亭亭于枝头。

藤蔓，相互交缠着，如蛛网，花香，  
丝丝缕缕，从碧翠的叶子中间浮上来，  
闲闲地飘逸，浸漫了一片天，连那悠悠  
白云，也香香的，像刚出锅的白面馍。

每次饭后，母亲端着水瓢，站在篱  
笆边上，把一串串驴耳朵似的扁豆采  
下来，放进水瓢里，有的碧绿，有的泛  
着淡淡的浅白，相互簇拥，叠压，如细  
浪翻转，似落英缤纷。

饱满的扁豆，或炒或炖，都是一道  
可口美食。父亲坐在小桌前，喝一口  
小酒，夹两片扁豆送到嘴里，鲜香的味  
道漫溢开，浓浓的，光滑细柔，唇齿  
生香。

郑板桥对扁豆也一往情深，他流  
落苏北小镇安丰的时候，居住在大慈  
庵里，春吃瓢儿菜，秋吃扁豆，于是，  
他在居住的厢房的门板上，手书浅刻  
一副对联：“一帘春雨瓢儿菜，满架秋  
风扁豆花。”洒脱随性，潇洒惬意。虽  
然生活里有诸多不如意，但扁豆花开，  
叶叶覆盖，蔓蔓缠绕，绿影婆娑，风景  
独好，又有好吃的扁豆下酒，清爽开  
胃，其乐悠悠。

我曾去过一个村庄，家家户户墙  
头上长满了挨挨挤挤的扁豆蔓，纷纷  
扬扬，交错披挂，像一段段绿色城墙。初  
时，就那么漫无边际地绿着，自由自  
在，闲散从容。后来，一穗穗的花儿开  
了，临风飘举，盖过了一片绿，花儿开  
得热烈，恣肆，无拘无束。墙，成了花  
墙，一道道花墙错落有致地分布着，花  
团锦簇，云蒸霞蔚，村庄，成了扁豆花  
的海洋。

客至，扁豆炒肉，或扁豆腐等，  
一盘盘端上来，客人吃得酣畅淋漓，

心满意足。临走，主人摘来满满一方  
便袋，让客人捎上，一份浓浓的亲情  
友情，凝聚在碧翠的扁豆上，莹莹然。  
乡情爱情也蕴含在扁豆里，像一  
盏香茗，让人思绪飞扬流转。清代著  
名藏书家方南塘，惯喜游历，一日接到  
家中老妻来信，说院墙上的扁豆花开  
了，老方心下一动，想起家乡，想起相  
濡以沫的妻子，随即赋诗曰：“编茅已  
盖床头漏，扁豆初开屋角花。旧布衣  
裳新米粥，为谁留滞在天涯。”

清人叶松石在《煮药漫抄》里讲过  
一个故事，说他在上海的时候，与一  
老友不期而遇，相谈甚欢，于是相约同游  
吴门，不料，第二天老友毁约匆匆回  
家了。追问其故，老友告诉他，昨晚读  
罢方南塘的扁豆花，心潮起伏，思乡切  
切，急不可待地回家了。

盛开或未开的扁豆花，让人心下  
柔软，情思绵绵。我在外面讨生活  
的时候，每次看到别人菜篮子里饱满丰  
盈的秋扁豆，都会想起篱笆墙上那一  
穗穗的扁豆花。想起母亲趴在锅台上，  
把扁豆挂糊，放油锅里炸，脆脆的，咬  
起来咔嚓作响，声音碎碎的，有着黏稠  
的香酥味，于是，心下有了湿漉漉的暖，  
浩然有归意。

父亲最喜欢看早上或晚上时候的  
扁豆花。晨起，一簇簇扁豆花上，挂  
着晶莹的露珠儿，润润的，透着亮儿，  
可照人影。风吹过，露珠儿轻轻晃一下，  
跌落在另一朵花瓣上，挂住了，闪闪  
亮亮。父亲沿着篱笆墙根儿，看一圈，  
枝叶花朵交融，色彩缤纷，如诗似画，  
迷醉双眼。

晚上，日光淡下去，月色泛起波  
澜。父亲吃过晚饭，悠闲地坐在天井  
里，看满墙的扁豆花开，扁豆花兴高  
采烈地开到了窗下，皎洁月光里，诗  
意恬静，温情款款，像含情脉脉的女  
子，羞涩地唱着情歌。有时，父亲会

走过去，站在篱笆墙边，望望月，看  
看花，浓浓的花香就缠住了父亲，光  
影婆娑，父亲就触摸到了五谷丰饶的  
家园的温厚，葱葱郁郁，云烟缭绕。  
父亲笑笑，用心感受着秋夜扁豆花下  
的美好。

汪曾祺老先生在《食饮斋闲  
笔》中写道：“暑尽天凉，月色如水，  
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至有  
情味。”

一架扁豆，藤蔓舒展，绿意盎然，  
花色烂漫，月白风清夜，安然恬静，  
明净祥和，或坐或站在扁豆架下，秋虫  
唧唧，花香阵阵，有一种赏心悦目的  
美好。



## 修炼心境

◎夏清义

那年散步，路遇丛丛酸  
枣树，虽是天旱，却缀满粒  
粒青果，消瘦瘦的样子。  
那味道，涩涩的，还带点  
儿苦味，像极了青春的滋味。  
那时，心如蓝天般清澈，  
觉得只要勤奋，努力，收获  
的一定是硕果累累，后来才  
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那时，总觉得人与人，  
相同物种，你对他笑，他便  
对你笑，你对他包容，他便  
有相同的回应，你对他善  
良，他便对你善良……

人的中年，或许正如那  
些青果，假以时日，经历了  
了风雨洗礼，骄阳炙烤，自  
然而然，养分足了，身量丰  
满了，色彩浓郁了，成熟的  
味道便会弥漫开来。渐渐  
地，年华终老去，生活的文  
章删繁就简；慢慢地，人  
的心境也变得平静澄澈。  
原来呀，这是一种由被动到  
主动，由醒悟到自觉的过程，  
年龄和阅历，阅读和况味该  
是其中的催化剂吧。

“水自竹边流出冷，风  
从花里过来香”“春从碧山  
下，山月随人归”“百花从  
里过，叶片不沾身”“万物静  
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  
事岁月长”“小儿误喜朱颜  
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读诗文，世间万物与人，与  
己的相互映照，终成灵魂的  
壮美。

“留住小美好，珍藏大  
境界”“晚，雨归，下车，门  
触丁香，摇落花几枝，惊醒一

树梦，融化我的心”“禅心就  
是自然之心”“心田常植繁  
花，生命便时时如沐初夏”  
“一转身，一回眸，青春便已  
渐行渐远，渐无息，纵然青  
春远去，但青春不曾褪色，  
依旧光芒万丈”……写诗  
文，诠释和宣泄对生命的看  
法和认知，终成精神的  
璀璨。

想来，这阅读和况味竟  
也如岁月的刀，生活的耙，  
细细密密地，深深浅浅地  
将过往梳过一遭，犁了一遍。  
那么，人生到底是什么  
呢？是在三月的早春，看一  
群燕子，于古老的庭院街泥  
筑巢；是在清凉的夏季，看  
满池莲荷，寂寞地在水中生  
长；是在风起的深秋，看一  
枚落叶，安静地赶赴美丽的  
死亡；是在落雪的冬夜，看  
一尾白狐，遁迹在荒寒的  
山林。

写到此，暗自微笑。  
人，来是偶然，去是必然，  
顺其自然，顺其来去，而在  
看透世事变幻的本质之后  
学会释然。生命活到极致，  
一定是简与静，美到极致，  
一定是素与雅，摆弄好手  
中的柴米油盐，保护好心中  
的诗与远方，依心而行，随  
缘随缘。人生最好的状态，  
当是我自轻盈我自香，随性  
自然，不奢望，不强求。

来吧，保持新鲜活泼，  
碧绿的童心，看山还是山，  
当是未来我们老年时最好  
的心境。不过，修炼继续。

## 鸢都之韵

## 【双调·碧玉箫】

## 新秋

◎李宝翠

雨过风凉，风送稻花香；鹭点山光，  
蝶逐菊蕊黄。天高清气爽，烟生绿水茫。  
迎暮归，楼上闲眺望，妆，已有秋模样。

## 【双调·碧玉箫】

## 秋色

◎马洪奎

云雾飘飘，风雨正潇潇；绿浪涛涛，  
枝叶劲摇摇。丰年秋色早，田畴长势好。  
投入少，省力多收钞票，瞧，农夫开心笑。

## 【水调歌头】

## 中秋寄怀

◎郭代平

丹桂弄银魄，玉兔上藤萝。彩云慵整  
衣袂，映晚舞婆娑。默爱菊蕊光灵，皓齿  
轻歌隽永，词赋步东坡。醉眼渺星汉，知  
己对斟酌。

望鸿度，岁暮暮，梦如梭。情怀正好，  
恰岸莲子深窗波。双袖飞临沧海，妙笔  
添秋色，素手玉弦拨。再奏婵娟调，千古  
共风说。